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雪魄梅魂

上



(台 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雪 魄 梅 魂

下



(台 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ISBN 7-80506-537-3



9 787805 065373 >

ISBN7-80506-536-5/1·226

定价:23.80 元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9

雪魄梅魂 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9

雪魄梅魂 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雪魄梅魂

作 者： 独孤红

责任编辑： 文 奇

出版发行：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：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： 天津武清县腾龙印刷厂

开 本：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 张：20

字 数： 36 万字

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1 - 10000 册

ISBN7-80506-536-5/I·226

定价：23.80 元 (上、下册)

內容簡介

“玉书生”诸葛英身中“角龙”奇毒，只能存活三载，为了能让爱侣终身幸福有靠，诈死在“梅花溪”中。梅梦雪为证前缘，甘违父母之命，不肯嫁与“金鞭银驹”费啸天，在风雪中为“玉书生”守灵。武林中已绝迹多年的“四大恶人”突然现身，以独门手法杀害了梅姑娘的双亲，一代英豪费啸天亦让人疑云丛生，几经波折，诸葛英出现在梅梦雪面前……

(雪魄梅魂)

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。

银河迢迢暗渡。

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

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。

忍顾鹊桥归路。

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……

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……

这是一缕轻吟，这缕轻吟，清朗，是从一扇小窗房里传出，
随着刺骨北风吹拂的满天雪花远去远去……

好一场大雪，雪自进腊月门就下了，在北方满山遍野，一眼看上去，粉妆玉琢，一片银白。

北风刺骨，悲号呼啸着。

荒野中的树枝抖索着，呜呜地叫着。

巴掌大的雪花不住的飞，不住的飘，到了今天，深得已经
没了小腿。

座落在这路口上的小茅草房子，厚厚的棉布帘垂着，静静地，有点炊烟，但一出烟囱就被风吹得无影无踪。

门口，铲开了一条路，雪是没了，却堆到了两边，可是门口满地泥泞，宁愿沾上一鞋雪。

对着大路的那扇小窗户微微地开着，一根棍儿撑起了一条

缝儿，从这条缝儿里，可以看见空荡的大路，满地是雪。

从这条缝儿里，也可以看见茅屋里的情景。

要从这条缝儿往里看，第一眼所看到的，是位身材颇长的白衣客，他，文士打扮，二十多近三十的年纪，长眉斜飞，凤目重瞳，鼻若悬胆，挺直而有力，充分地显示出他俊朗、英挺、飘逸、洒脱。

事实上，他的确是个风神秀绝、俊美无俦的人物。

他有冠玉般的一张脸，只是白得有点过了份，显得苍白，颧颊又有两片酡红，究竟是因为酒意，或者是茅屋里暖和，抑或是一种病态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再看他那两片嘴唇，薄薄地，没有血色。

那双手，十指修长，根根似玉，左手的无名指上，还戴着一只乌黑乌黑的黑指环，是何物打造，也不得而知。

看，就坐在紧靠这扇小窗户的一张小方桌上。

眸子像两点漆，但有点失神，呆呆地望着窗外。

左手，那只戴着指环的左手，缓缓地把玩着一双玲珑小巧的酒杯，面前，桌上，是几味汤菜。

他，嘴唇翕动着，欲语还休，有点声音，那正是轻吟秦少游这阙“鹊桥仙”的尾句，不住地反复轻吟着：

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

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

眉锋微锁，隐约一片轻愁，他抬右手，伸食指，指头沾在左手的酒杯里，然后在桌上画，画……

只几下，一位云髻高挽，环佩低垂的宫装女子像呈现在桌面，杏眼蛾眉，仪态万千，栩栩如生，看姿容，此女应美似曹子建笔下的“洛神”。

他凝目桌面，面有异容，半晌，突然一声轻叹，伸手一抖，美人不见，酒渍一片，他的脸色更黯淡，眉锋锁得更紧了。

紧接着，他左手举杯，大半杯酒一仰而干，也许是太猛了，呛得他喷出几滴酒，咳嗽不已。

“哎呀呀，我说公子爷，您身子有病，人不舒适，叫您别开，您偏不听，有病的身子经得起冻么，要是让寒风一吹，那还得了……”

从一盆熊熊的炭火那边儿，快步走来个身穿棉袄裤的伙计，皱皱眉，到了桌前他还唠叨：“你真是，雪有什么好瞧的，出门去，满山遍野哪儿瞧不见，别说让我坐这儿瞧了，我不瞧就一天……”

说着，他伸手就要去关窗户。

一阵剧咳，白衣客的两颊更红了，嘴唇也显得更苍白了，这时候他一抬手，拦住了伙计，带着喘道：“慢着，小二哥。”

伙计一怔，转过脸来道：“怎么，您还想吹……”

白衣客一摇头，淡然说道：“飞花六出，柳絮因风，好一片粉妆玉琢的世界，不见污秽，难观尘埃，掩尽世上一切丑恶，这……”

“哎呀，公子爷，”伙计皱着眉叫道：“别美呀丑了，您肚子里的玩艺儿我不懂，我是吃粗面长大的，只知道天下没一桩事比自己的身子自己的性命要紧……”

“小二哥，”白衣客截了口，一摇头道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然而这世界上却有比生命更加可贵的东西……”

伙计一怔，道“您是说这雪？”

白衣客微微摇头，道：“它晶莹洁白，美得圣洁，不带人间一点烟火气，更能掩尽世上一切的丑恶，值得人敬，也值得人爱，然而这世上比生命还可贵的东西却不是它。”

伙计道：“那是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一种看不见，摸不着的东西。”

伙计一怔，旋即苦笑说道：“公子爷，您这是逗我，算了，

公子爷，那玩艺儿只有您这读书人才懂，我这伙计不懂，我只懂您着凉不得。”

他伸手就要去拉那根支着窗户的棍儿。

“慢着，小二哥，”白衣客抬手又拦住了他：“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，可是我要不多看它几眼，只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，小二哥，你何忍？”

伙计一怔道：“公子爷，您这话……”

白衣客苍白的脸庞上泛起了一丝凄凉苦笑道：“小二哥，你看我还能在人世待多久。”

伙计明白了，忙道：“公子爷，您这是什么话，人吃五谷杂粮，谁没个病痛？病了就找个大夫瞧瞧，哪儿病医哪儿，吃帖药也就好了，像您要是让我看，顶多是受点风寒，只须吃帖药，回家蒙着被子出身大汗包好。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小二哥，你可懂灯尽油枯四字，何必求医，我自己明白，我这病世上无药可医，就是‘大罗金仙’也救不了我，乱投药石只不过徒然使它增剧而已。”

伙计忙道：“哎，哎，公子爷，眼看就要过年了，您怎么尽说些丧气话。”

白衣客摇头苦笑道：“小二哥，这不是丧气话，是实实在在的真理，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小二哥，人皆畏死，我独不怕……”

伙计好不难受，一张脸苦得像吃了黄连，道：“那……您干嘛还在这大的下雪天往外头跑啊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小二哥，你说我该上哪儿去？”

伙计道：“自然是该待在家里啊。”

“家？”白衣客笑了，笑得很厉害，也很凄惨，也许是笑得厉害了，他又是一阵剧咳，一直等平静之后，他才摇头说道：“小二哥，这就是我的家。”

伙计一怔，讶然说道：“公子爷，您这是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萍飘四海，浪迹天涯，到处为家。”

伙计直了眼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您……没有家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要是有家，也不会在大雪天跑到你这酒肆来坐了。”

伙计道：“那……您也没有亲人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小二哥，在眼前来说，你就是我的亲人。”

伙计一怔，一时没弄懂，愕然说道：“我……”

白衣客眉梢儿忽地一扬，道：“小二哥，生意上门，有客人来到了，别顾我了，你准备去侍候他们吧，和气生财，要小心点！”

伙计忙回身向门，那厚厚的棉布帘连动都没动，甚至连那刺骨的寒风也没吹进来一丝，他叫道：“公子爷，哪儿有啊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快要到了，你要不信可以把棉布帘掀开一条缝儿往西看看，恐怕还不只一个。”

伙计硬是不信，走过去掀开了棉布帘一角，探出头往外一看，很快地他缩回脑袋讶然说道：“有两个骑马的，公子爷，您怎么知道……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小二哥，人要到了快死的时候，他什么都知道！”

伙计机伶伶一颤，为之毛骨悚然，道：“公子爷，您别吓人好么？”

白衣客微微一笑，举杯吟道：

“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搁笔费评章。

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

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

日暮诗成天又雪，与梅并作十分春……”

吟声未落，外面响起了缓慢而“噗噗”作响的蹄声，只听

一个清朗话声笑道：“难得逆旅中又逢酒肆，朔风刺骨，雪花冻人，走进去喝两盅取暖再走如何？”

随听另一粗壮话声带笑说道：“卖酒人家最可人，你这句话算是说进了我心坎里，走！”

蹄声倏忽而进，最后停在门口，紧接着棉布帘掀动，一阵寒风刮了过来，伙计机伶伶一颤哈下腰去：“二位爷请进来坐。”

门口，并肩大步走进了两位豪客，这两位，一穿雪白轻狐，一穿漆黑黑貂，白狐轻柔，黑貂却看上去既厚又重。

这两位，人如其衣着，穿白狐轻裘的，是位俊美洒脱的美少年，身材颀小而瘦弱，但眉宇间有英气，俊面嫩而柔，细眉凤目，胆鼻红唇，再加上那份娇弱劲儿，活像个大姑娘。

那位穿黑貂皮袄的则不同了，高大魁伟，人跟半截铁塔一般，头上戴了顶宽沿大帽，帽沿下那张脸，浓眉大眼，狮鼻，海口，虬髯，步履雄健，顾盼之间，眼神闪闪，隐隐生威。

他两位，手里都提着一根马鞭，所不同的是，穿白狐轻裘美少年手里的那根马鞭细而柔罢了。

穿黑貂皮袄黑大汉手里的那根，则粗而硬，乍看上去像是提了根棒槌，而不像是马鞭。

这两位进屋一抖身上的雪花，黑大汉开口说道：“伙计，可有座儿……”

伙计忙道：“有，有，您瞧，全空着，这么冷的天，又下着雪，难得有几位来喝酒，小地方卖的也是过路钱……”

黑大汉抬眼一看，这才瞧见十张桌子倒有九张空着，他哑然失笑，一咧嘴，迈步就往里走。

白狐轻裘美少年一眼瞥见临窗而坐的白衣客，俊目一睁，乍现异采，用胳膊肘一碰黑大汉，低低说道：“好俊逸的人品。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一怔停步，道：“什么……果然罕见，没想到风雪逆旅会在这种地方碰上这么一位人物，不虚此行，不虚

此行……”

一咧嘴，钢髯抖动，轻笑说道：“阁下，咱们没瞧见当炉文君，却碰上风流相如了，谈谈去？”

白狐轻裘少年忙道：“冒失，瞧人家读书种子，文弱书生，不把你当成拦路打劫的山大王才怪，走，喝你的酒去。”

一拉黑貂皮袄黑大汉，往里行去。

两人隔白衣客四五张桌子，拣了一只座头坐下，坐定，伙计走了过来，一哈腰，赔上了满脸笑：“二位爷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？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一指白狐轻裘美少年，道：“他要一壶女儿红，我要一壶……”

伙计一怔，忙接口说道：“这位爷，什么叫女儿红？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环眼一睁，道：“怎么，你连女儿红都不懂？”

伙计赔笑搓手，还没有说话。

白狐轻裘美少年，已然皱眉说道：“你真是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人家是住家卖酒，地处偏僻，已是不容易，他有什么你喝什么不就是了，还……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道：“我是为你叫的，我非烈酒不喝，喝什么女儿红。”

白狐轻裘美少年道：“那你叫你的，我……”

只听白衣客轻咳一声道：“小二哥，浙江绍兴的女儿酒，也叫花雕，你这儿有么？”

伙计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敢情女儿红就是花雕，您这位爷直说花雕不就行了么？有，有，您且等等，我马上送来……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一招手道：“我要一壶白干儿，切几斤牛肉，最好来盘包子。”

伙计应声而去，一路直嘀咕：“女儿红，嘿，这名儿有意思……”

白狐轻裘美少年斜瞥白衣客一眼，碰了黑大汉一下道：“听见了么？人家搭腔儿了。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一咧嘴，道：“冒失。”

白狐轻裘美少年一怔，旋即失笑，道：“不愧是个读书种子，胸罗不差。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道：“别小看人，如此不凡人物，胸蕴定然不凡，别以为天下只有你傲夸红粉，胜压蛾眉……”

白狐轻裘美少年“呸！”地一声，横目轻叱道：“口没遮拦。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一怔咧嘴：“抱歉，阁下，我说溜了嘴……”

伙计捧着酒菜走了出来，往那两位桌上一放道：“您二位要的全来了。”

“小二哥。”白衣客突然叫了一声。

伙计应了一声，向着那两位一哈腰，转身走了过来：“公子爷，您还添点什么？”

白放客微一摇头，道：“我不胜酒力，乘雪欲去，不添什么了，我打听个地方。”

伙计忙道：“您请说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贵地有个梅花溪怎么走法。”

伙计道：“公子爷，您问梅花溪是要……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要找那第一枝……”

伙计啼笑皆非道：“公子爷，您真是，您带着病，天既冷，雪又大，您穿这么单薄，还要去看什么梅花？再说那地方人少雪厚，又在山谷里，万一山上的雪崩了，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我们这儿再胆大的人在这时候也不敢去，您怎么能……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道：“小二哥。你知道我去‘梅花溪’干什么？”

伙计道：“您不是要去看梅花么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刚说过，我是个萍飘四海，浪迹天涯，一无家二没亲人的落魄寒儒读书人，是不是？”

伙计道：“您刚才就是这么说过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我还说我这身病……”

伙计不忍听。忙道：“我知道，可是我劝您还是早日找个大夫看看，世上没有治不了的病，您何必……”

白衣客淡然一笑，摇头说道：“小二哥，多谢好意，别人不知道我明白，我这病已病入膏肓，药石罔救，就是华陀再世，扁鹊重生也治不了好……”

一顿接道：“我爱梅，却又爱雪，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搁笔费评章，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，世上唯有这‘梅花溪’中梅香雪浓，我要以此苟延残喘的病躯伴梅伴雪，长卧‘梅花溪’中，了我生平一大心愿……”

伙计惊声说道：“公子爷，您可别……这怎么行，您这是开玩笑，‘梅花溪’去都去不得，别说睡觉了，那会冻死……”

敢情他错把长卧当睡觉，还怕人冻死。

白衣客淡笑摇头，道：“小二哥，人生于世，生而何欢死而何悲？但当找到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时，无时无地不可死……”

伙计忙摇头说道：“那……公子爷，我不知道‘梅花溪’怎么走法。”

白衣客双眉一扬道：“小二哥，你怎么……唉，小二哥，你菩萨心肠，奈何独少无边法力，救不了我，也罢，你不告诉我，我自己找去。”

一指桌面，道：“请算算账。”

伙计道：“怎么，您这就要走？”

白衣客道：“该走了，总是要走的，我不敢也不忍让梅雪久等。”

伙计有点失措，道：“那……这……公子爷，您这桌吃喝算我请客了……”

白衣客一笑说道：“小二哥盛情美意可感，我已无牵无挂，怎好在临去之前再欠这一笔人情债，小二哥，我留下此物抵酒帐，无论多少，算我聊表心意了。”

他一翻腕，两指捏着一颗珠子放在桌上。

伙计两眼一睁，叫道：“我的天，公子爷，这……这珠子能连我都买了，我可不能收！”

白衣客笑道：“小二哥，那是世俗人之见，你我这段交情不寻常，你别用世俗眼光去衡量它，小二哥，有缘他年再见！”

缓缓地站了起来。

伙计忙道：“公子爷，这珠子说什么我也不能收……”

白衣客听若无闻，迈步要走。

黑貂皮袄黑大汉突然站了起来道：“这位，请留一步！”

白衣客住步回身，目光一凝，道：“阁下可是唤我？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一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阁下有何见教？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道：“不敢，请恕冒昧，我请教！”

白衣客道：“不敢当，我姓朱，一介落魄寒儒。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道：“我姓霍，叫霍刚，这是舍……弟霍……”

白狐轻裘美少年接口说道：“我单名一个青字。”

白衣客道：“原来是霍大兄与霍二兄，贤昆仲有何见教？”

黑貂皮袄黑大汉霍刚浓眉一轩，道：“恕我托大，也请恕我唐突，朱老弟到底身罹何症？”

白衣客微微一愕道：“霍大兄问这……”

霍刚道：“我兄弟不忍见死不救！”

白衣客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贤昆仲怀此慈悲心肠